

家乡春色

□丁兆如

春总是美的。北国的春色,往远了看,几场大风过后,被风掠过的地方先是多了零星的绿意,然而仅仅十来天的光景,不经意抬眼再望去,竟是绿意逼人,色彩立马艳丽起来,紧接着便是炎炎烈日当头。给人的感觉是,明明是早春,绿却还藏在天边或大地的一角,不敢露面。即便终于扛不住,绿了三点两下,也如旧年的残雪,不注意也会马虎过去。待绿得有些模样,却又猛地草青花烂,一下子到夏天了,所以它总是姗姗来迟,又汹然宕去。南国的春色当然也美,且特别的地方很多,田里,草籽儿吐芽好像不大分时令,花呀草的似也不择季节,常绿风情总也不难有。一个人夹在里面走,盎然的暖意和缭绕的芬芳总是扑簌着,又多烟雨而少风。

比起北国的“春脖子短”和南国的“春常在”,我还是喜欢家乡鲁南至中原一带的春色。这里的春色,匀溜地平和地且教人不察觉地潜滋暗长着。每年立春不久,蒙蒙白的天底下寒风虽还游荡,但一阵阵暖流来,一个个好太阳照,雨水过后就吹面不寒杨柳风了。此时生命骚动,浅黄变淡绿的麦苗、油菜,血流涌动的种子,就连小虫也能伺机“春风吹又生”。进三月,春雨淅淅沥沥,好风一阵阵吹,暖气一层层升,水响了皱了,泥土酥了润了,树头、草根软乎了活泛了,鸟雀抖羽翎时叫声好听了,蚯蚓也拱出地面戏水,可谓“无边光景一时新”。再看,丝绦抛媚眼,油菜蕊挑花莲子来,朱樱春就,杏、玉兰、桃、梨细芽嫩蕾鼓着、滴着,蓄势待发。新降生

的,越冬醒来的,黄的、绿的、紫的、红的、白的,都满溢着春天的喜气儿。迎春、婆婆丁、打碗花的芽锥儿一顶破头顶上的春泥就可着劲儿地长,按都按不住。当年我在乡村读小学,校门口沟帮子那边的麦子地里不少人拎着篮子在走来走去,后来才是挖野菜。我们五个离家远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同学,因好奇也跟着去挖。就在那时候,我认识了岌岌芽、荠菜、蛇绿苗、苦菜。荠菜最好吃,二月底的,颗大叶肥,挖来拿去董老师家,师母掐去须根,留住上面青溜溜的大叶子,洗净摆到饭桌中央,大家一口煎饼,一口蘸着酱油的荠菜,吃得那酱油和青汁从嘴角流到下巴,流到衣襟,用手去划拉,又流到了手上,师母拿毛巾来擦,也在师母的手背上流。

春色正旺的日子,笑声走过的地方,总有一颗颗野菜从地里冒出头来,它们个个嫩得滴水,个个恬得洁净,还个个亮得一身好身段,给我们展示春的模样。原以为我们挖过的地方,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生机,可脚下一看,谁知又是萋萋的,真是挖也挖不完。放羊的爷爷们说,芽头醒了,先回去睡一觉,天明一早来,你眼就不够用了呵。每回满载而归,滴滴青的寸草儿,幽幽艳的杂花儿,招得我们像蝴蝶一样在土坷垃间拉游丝,跑着跳着从这块地到那块地、到沟坎到疙瘩。榜麦子的大人瞅着我们窃窃私语:“噫,欢得给小马驹一样嘛。”

吃的次数一多,董师母就做起花样来:荠菜拿鸡蛋炒着吃这是菜;岌岌芽剁细掺地

瓜面棒子面捏窝窝头隔水蒸青团是饭;滑不溜溜的如加了粉面子,这是在喝蛇绿苗疙瘩汤。这些野菜虽是农家很平常的吃食,但经师母稍加拾掇,总能吃出别样的香味来,总能诱着我们吃着这顿想着下顿。

对一个山崮深处的孩子来说,虽然吃过各种各样的杂粮,但在这之前,除了过年的时候平时没多少机会饺子,更遑论加了鸡蛋或猪肉羊肉的。但自那时,白面皮的饺子和我连一起了。

那四年春天,师母时常把我们挖来的野菜洗净切好,拌去事先煎的鸡蛋皮,或剁成细泥的猪肉羊肉,尔后蝶手左翻右飞,边擀边包,只一会儿小巧玲珑的饺子就摆在那。放在开水里文火慢煮,木勺轻推慢搅,不几个来回,皮内的绿意融化了,锅里的水由过于清淡的绿变得稠郁,春天的绿色溶解在这个不大的锅里了。师母用笊篱捞出一碗又一碗,笑眯眯朝着刚下学的我们喊:“好了好了,快来吃一吃。”

其景其情现在一想来,就觉得好幸福,摊着这样的师母真好,修来这样的造化真好。我也总把这些化成一种思念想唱出来,变成相思里的苦情,变成苦情里的甜蜜。

打这以后,我觉得无论哪种吃法都没有这个吃法好,哪个来讲堂的女老师,都没师母这个时候笑得美喊得甜,我也自然觉得,此时田里忙碌的人,地里撒欢的孩子,擀面皮包饺子的师母和她那一声声“快来吃一吃”,也都是春色的一部分了。

家乡春色正好。

爹十八岁这年,奶奶就给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四姑开了家庭会议,就是让俺姑给俺爹说媳妇。三天后大姑就把俺爹带到南吕相亲。到了南吕,大姑把俺爹带着围村里转了两圈,让村里人都看看爹的俊模样。转完大姑才把俺爹带到外婆家,没过多大会,外婆家就站满了屋两院子人看爹,俺爹被看得心乱跳、脸通红、手心出汗。到了中午等众人散去,外婆早已准备好了一桌子的饭菜,又找了村里两个能说会道的人陪俺爹吃饭,席间外婆让大舅、二舅给俺爹夹菜,俺爹说他当时真的很饿,可就是吃不下去,他长这么大,哪经过这阵势,吓得不轻,还能吃下饭?

一年后,娘嫁过来,三天后爹却走了,而且一走就是八年,爹当上兵了,都来入伍通知书了,不得不走。爹走后,娘在家和俺娘一起住,俺娘是村里有名的急脾气,那时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,是一个一跺脚村两头发颤的人物。娘白天挣工分,晚上还得洗衣做饭,还时不时受奶奶的气,苦不堪言,忠厚老实的娘受了气,从不向别人说,只能一个人在无人的时候悄悄地流泪。娘盼爹早日复员,左盼右盼来的只是爹寄来的信和钱,爹给娘来信了,娘不识字,都是二舅给回信,娘在信中只能说一些客套话,相思之情难以言表。那时也没有电话,娘只能在心里盼时间快走。爹给娘寄来的钱,娘也舍不得花,三块五块都攒着。

八年,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娘终于把俺爹给盼来了,娘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诉说了八年来的苦,爹默默地听着,不打断娘,任俺娘诉说,他知道娘说出来心里好受。爹参加工作后,娘看爹上班没有车子骑,就把俺爹从部队寄给她、她舍不得花的零花钱,全部拿出来给爹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。娘不认识字,不认识钱,不会骑自行车,这个家的大事、小事都是俺爹操办,赶集上店、婚丧娶嫁、人情往来,娘从来不用操心。如今俺爹俺娘已由当年的风华正茂变成了如今的白发苍苍。

这么多年来俺爹对俺娘的那份爱,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改变。只是爹一直把它藏在心里从不说出口,其实爹一直用行动来诠释对俺娘的爱,我想娘时时刻刻被爹的爱包裹,她不会不知道吧?我想娘应该是知道的,只是娘也不肯说出口。

现在爹和娘依然默默无闻、力所能及地照顾对方,互敬互爱,牵手共享夕阳美。爹和娘的爱情让儿女们知道,人世间真正的爱情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,也让儿女们更加珍惜各自的爱情。爹和娘的爱情是高尚的,扯不乱,割不断,时间越久感情越浓,为儿女做出了榜样。

街头跟盆友韶韶

(南京话)

碰天(昨天),我妈让我到街上买个条走(扫帚)、搓拨(簸箕)去,我走到路上遇到我个盆友(朋友),跟我一韶(聊)他碰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碰到几只癞大鼓子(癞蛤蟆),被黑滴(吓得)差得儿(差点儿)掉到茅斯(厕所)里面的事,然后还给我看他磕几头(膝盖)上的疤。乖乖!好大一块,口怜死老(可怜死了)。

我说:“你平时做事不是蛮刷刮(比较利索)滴啊,怎么看到个癞大鼓子,黑成这个样子阿?”

他说:“你是不晓得,我什么都不怕,就怕那些个什么癞大鼓子啦,童马鸡(蟑螂)啦,毛辣子(毛毛虫)啦,噫怪(恶心)死老(语气词,无实意),看滴我鸡皮疙瘩都出来老。”

“还好没掉进可(去),真的掉进可,就活丑(丢脸)老。”

“是待(是的)……差得儿,要不是旁边的一个小潘西(姑娘,有时引申为对象)拉了我一把,说不定今天就医院躺到(倒)老。”

“那你肯定又十达(搭讪)人家了包(语气词,有“吧”的意思)?”

“怎么阔能(可能)呢?我是那样滴人吗?我就问了个电话号码,其他什么都没得(没有)问,人家为了拉我,手上两个刚买滴包卢(玉米)都掉到地上了,我怎么也要买两个还给她包。”

做人如水

□高振

之一炬中,诸葛亮的宁静致远也在为汉室尽忠中颠沛流离。

我曾经想过做一个强势的人,成就一番事业,但是骨子里没有这样的基因,在喧嚣的城市中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找不到可以强势的理由,想做一个安静的人,但是始终逃不过心中的欲望,总是想得到些什么,因此也总是安静不下来。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到底该做一个怎么样的人,也许我都在思考。

老子说过: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居善地,心善渊,与善仁,言善信,正善治,事善能,动善时。夫唯不争,故无尤。”这句话无论是在他所处的战国时代,还是当今的社会,好像都

透露出了人生的真谛,那就是做人如水。

做人如水,至柔之中又有至刚,至静,能容,能大的胸襟和气度。水至刚,波涛汹涌的壮阔,水滴石穿的坚持;水至静,有波澜不惊的淡定,水平如镜的从容;水能容,能大,滋养万物,包容生命,孕育新生。

水好像包含了所有美好的品质,让人称赞不绝。你我确实也应该学习它的品质,学习它,你高我便离去,绝不淹没你的优点,你低我便涌来,决不暴露你的缺陷;学习它你动我便随行,绝不撇下你独自孤单,你静我便长相厮守,绝不纷扰片刻的平静;学习它你热我便沸腾,绝不阻挡你的热情,你冷我便凝固,绝不无视你冷峻的表情。

在城市的霓虹中,人们也许早就看不清彼此的容貌,只听到喧嚣的嘈杂声,在道路的车流中,人们也许早就找不到彼此的交集,只留下一个背影。只有做到做人如水,才能汇集百河成为大海,只有做到做人如水才能做到无欲无争。

静下来有心得体会,做人如水。

